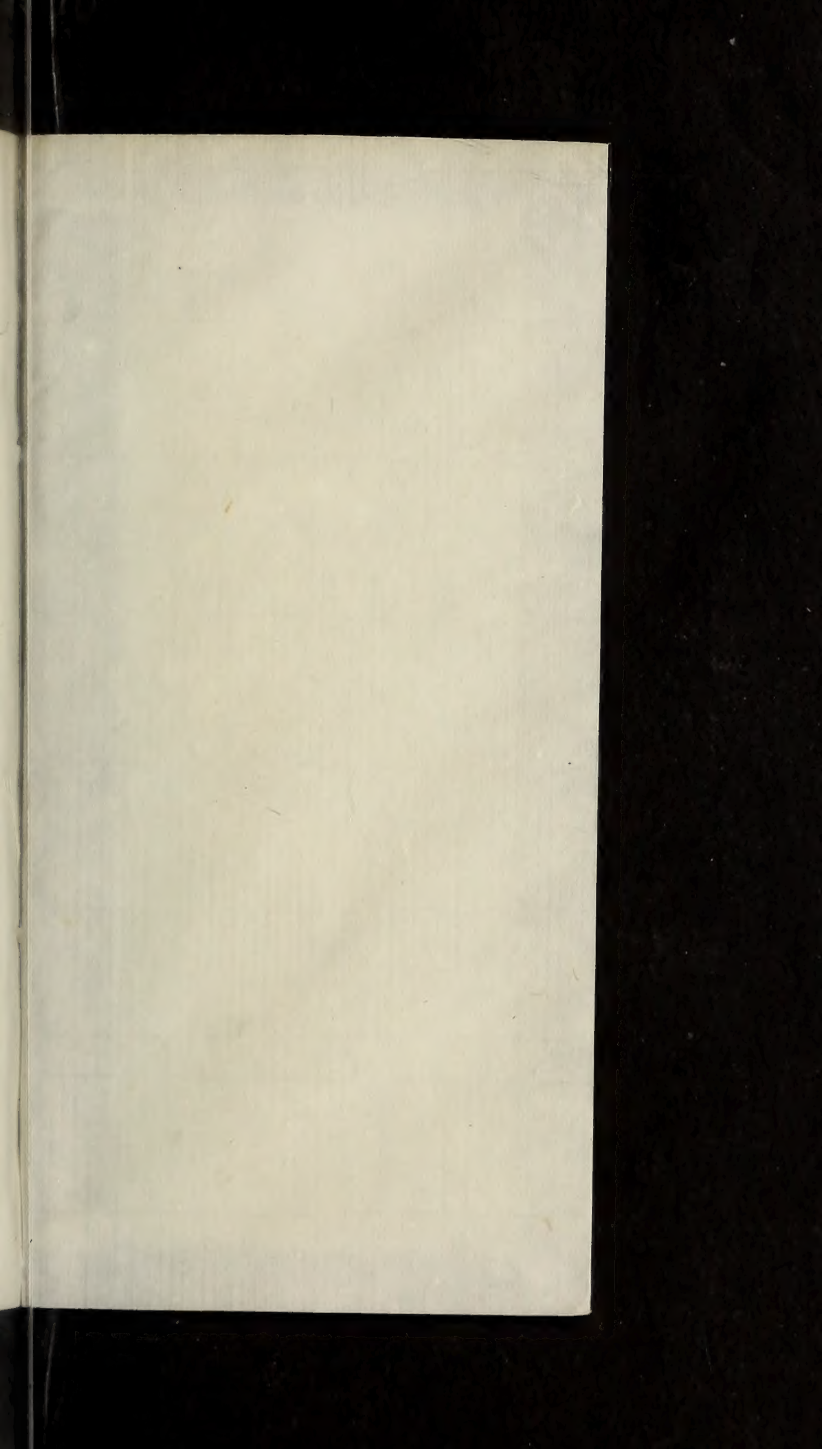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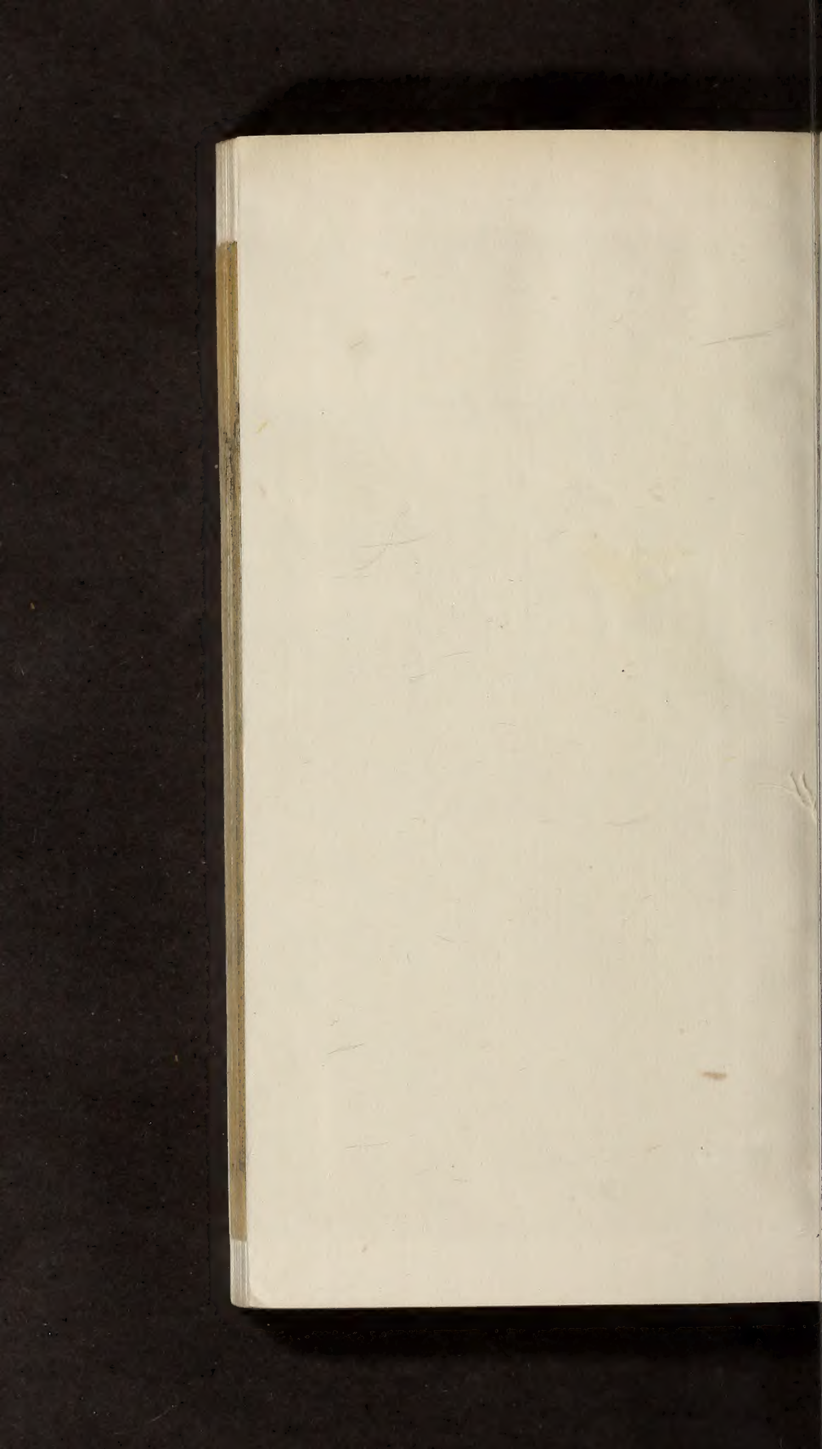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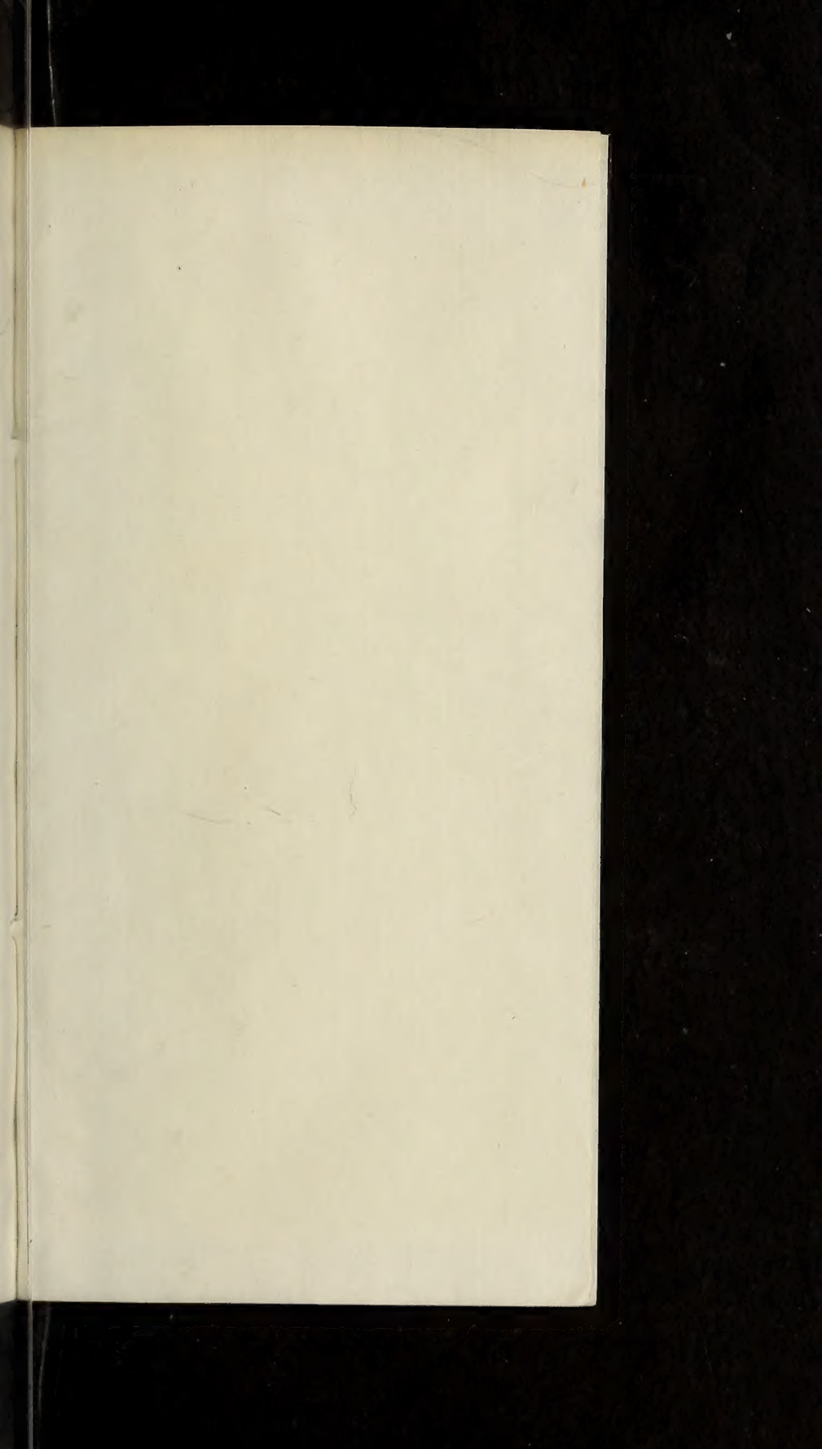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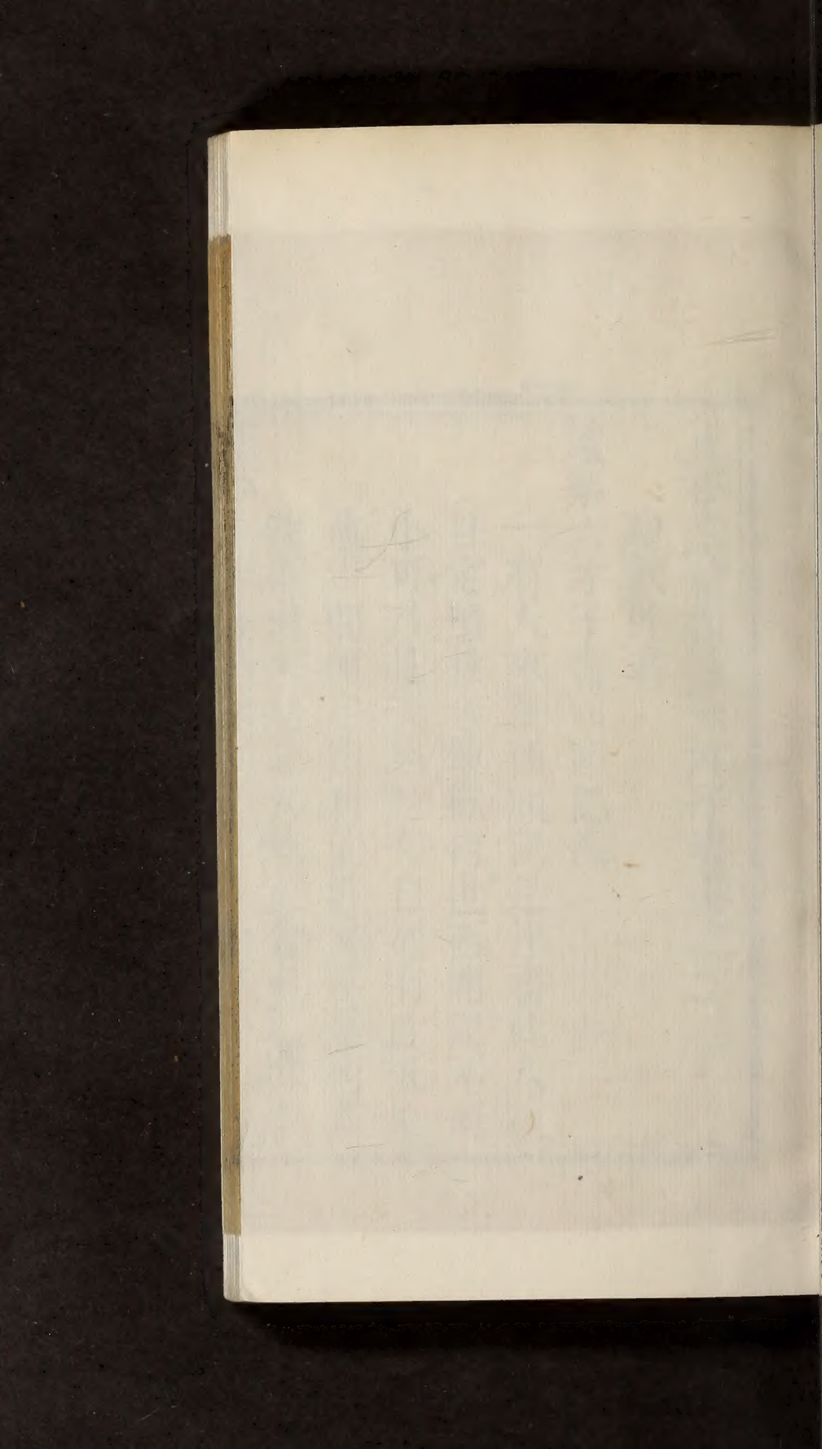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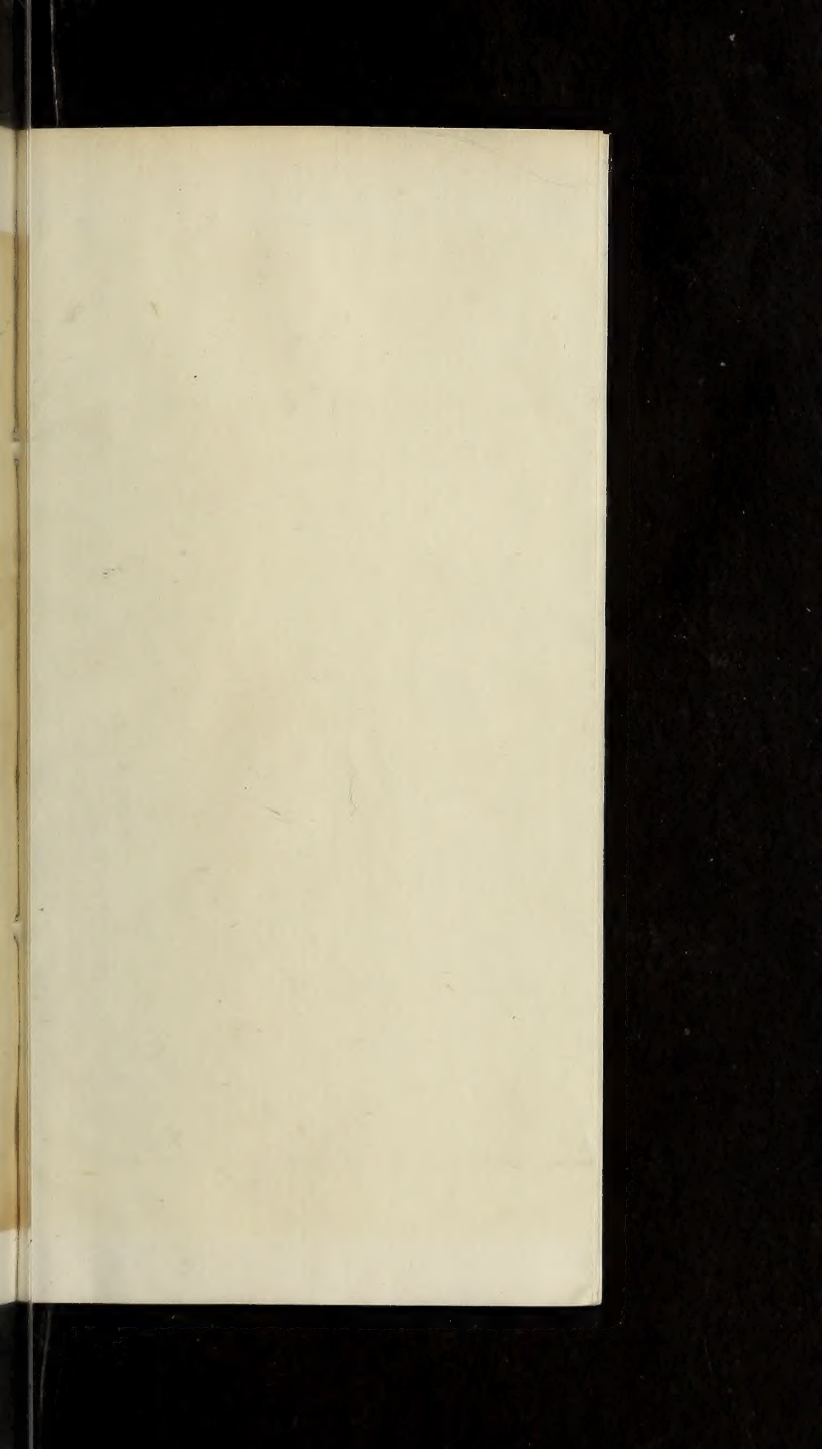










成裕堂繪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二

聖歎外書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一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後日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已劈空

結撰而出。若定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歎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二、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歎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三、人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爲中間

有此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此一事。便廢却天地耶。細思此身自何而來。便廢却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纚纚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纚纚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偷過。何處慢搖

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

四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朴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朴之還是寃苦

五若眼見西廂記了又說是淫書此

人則應朴乎曰朴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當初造西廂記時原發願不肯與他讀他今日果然不讀六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有大功德何也當初造西廂記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曾不許販夫皂隸也來讀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指攧搥床罵是淫書時其勢必至無

人不讀滅盡天地妙秘聖歎大不歡喜

七世說新語云莊子逍遙遊一篇舊是難處開春無事不自揣度私與陳子瑞躬風雨聯床香爐酒杯縱心縱意處得一上自今以後普天下錦繡才子同聲相應領異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許史去也

不見。必無獨不見西廂記之事。今若
不急將聖歎此本與讀。便是眞被他
偷看了西廂記也。他若得讀聖歎西
廂記。他分明讀了莊子史記。
十一、子弟欲看西廂記。須教其先看
國風。蓋西廂記所寫事。便全是國風
所寫事。然西廂記寫事。會無一筆不
雅馴。便全學國風寫事。會無一筆不

雅馴。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
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
敢療子弟筆下雅馴不透脫透脫不
雅馴之病。

十二、沉潛子弟文必雅馴。若不透脫
高明子弟。文必透脫。若不雅馴。極似
分道揚鑣。然實同病。別發何謂同病。
只是不換筆。蓋不換筆。便道其不透

八聖歎西廂記。秪貴眼照古人。不敢多讓。至於前後著語。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寫。並不更曾點竄。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當意處。葢一來雖是聖歎天性貪懶。二來實是西廂本文珠玉在土。便教聖歎點竄殺。終復成何用。普天下後世幸恕僕不當意處。看僕眼照古人處

九聖歎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歎只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只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如信僕此語時便可將西廂記與子弟作莊子史記讀

十子弟至十四五歲如日在東何書

脫不換筆便道其不雅馴也。何謂別發。一是停而不換筆。一是走而不換筆。葢停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雅馴而實非雅馴。走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透脫。而實非透脫也。夫眞雅馴者。必定透脫。眞透脫者。必定雅馴。問誰則能之。曰。西廂記能之。夫西廂記之所以能之。只是換筆也。

十三子弟讀得此本西廂記後。必能自放異樣手眼。另去讀出別部奇書。遙計一二百年之後。天地間書無有一本不似十日並出。此時則彼一切不必讀不足讀不耐讀等書。亦既廢盡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實是此本西廂記爲始。

十四僕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

得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蓋致望讀之者之必爲才子也久欲刻布請正苦因喪亂家貧無貲至今未就今旣呈得西廂記便亦不復更念之矣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處手寫此

處。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一部左傳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便一覽已盡。西廂記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處。却不便寫。却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便且住。却重去遠遠處更端再發來。再迤邐又寫到將至時。便又且住

如是更端數番。皆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卽便住。更不復寫出目所注處。使人自於。文外瞥然親見。西廂記純是此一方法。左傳史記、亦純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傳史記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覷定阿堵一處。已却於阿堵一處之四面。將筆來左

盤右旋右盤左旋。再不放脫。却不擒住。分明如獅子滾毬相似。本只是一個毬。却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却是並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毬。蓋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如彼滾。實都為毬也。左傳史記。便純是此一方法。西廂記亦純

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略後一刻便亦不見。恰恰不知何故卻於此一刻忽然覷見。若不捉住。便更尋不出。今西廂記若干文字。皆是作者於不知何一刻中靈眼忽然覷見便疾捉住因而直

傳到如今。細思萬千年以來。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覷見。却不會捉得住。遂總付之泥牛入海。永無消息。

十九　今後任憑是絕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廂記我亦做得出也。便教當初作者而在。要他燒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復得。縱使當時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會做得一本出來。

然旣是別一刻所覷見便用別様捉住。便是別様文心別様手法便別是一本不復是此本也。

二十、僕今言靈眼覷見靈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覷見只是不捉住。葢覷見是天付捉住須人工也今西廂記實是又會覷見又會捉住然子弟讀時不必又學其覷見一味只

學其捉住聖歎深恨前此萬千年無限妙文已是覷見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今刻此西廂記遍行天下大家一齊學得捉住僕實遙計一二百年後世間必得平添無限妙文眞乃一大快事

二十一　僕嘗粥時欲作一文偶以他緣不得便作至於飯後方補作之僕

便可惜粥時之一篇也此譬如擲骰相似略早略遲略輕略重略東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夫尚欲爭之真是可發一笑

二十二僕之為此言何也僕嘗思萬萬年來天無日無雲然決無今日雲與某日雲曾同之事何也雲只是山川所出之氣升到空中却遭微風蕩

作縷縷旣是風無成心便是雲無定規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爾如此西廂記正然並無成心之與定規無非佳日閒窓妙腕良筆忽然無端如風蕩雲若使異時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絶妙然而無奈此番巳是絶妙也不必云異時不能更妙於此然亦不必云異時尚將更妙於此也

二十三僕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之二句謂此必是貧漢自稱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計耳若果知得金針何妨與我略度今日見西廂記鴛鴦既繡出金針亦盡度益信作彼語者真是脫空謾語漢

二十四僕幼年曾聞人說一笑話云

昔一人苦貧特甚而生平虔奉呂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見其赤貧不勝憫之念當有以濟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爍然化爲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頭耳僕當時私謂此固戲論耳若眞是呂祖必當便以

指頭與之。今此西廂記便是呂祖指頭。得之者處處遍指有作黃金。

二十五　僕思文字不在題前必在題後。若題之正位決定無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廂記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兩句寫題正位。其餘便都是前後搖之曳之可見。

二十六　知文在題之前便須恣意搖

之曳之○不得便到題知文在題之後○便索性將題拽過了却重與之搖之曳之若不解此法而誤向正位多寫作一行或兩行便如畫死人坐像無非印板衣摺縱復費盡渲染我見之早向新宅中哭鍾太傅矣○

二十七橫直波點聚謂之字字相連謂之句句相雜謂之章兒子五六歲

了。必須教其識字。識得字了。必須教其連字爲句。連得五六七字爲句了。必須教其布句爲章。布句爲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爲一章。次教其布十來多句爲一章。布得十來多句爲一章時。又反教其只布四句爲一章。三句爲一章。二句乃至一句爲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爲一章時。然後與

他西廂記讀

二十八子弟讀西廂記後忽解得三個字亦能爲一章一個字亦能爲一章一個字亦能爲一章無字亦能爲一章子弟忽解得無字亦能爲一章時渠回思初布之十來多句爲一章眞成撒吞耳

二十九子弟解得無字亦能爲一章

四而回思初布之十來多句為一章盡成撒吞則其體氣便自然異樣高妙其方法便自然異樣變換其氣色便自然異樣姿媚其避忌便自然異樣滑脫西廂記之點化子弟不小三十若是字便只是字若是句便不是字若是章便不是句何但不是字一部西廂記真乃並無一字豈但並

無一字真乃並無一句一部西廂記只是一章。

三十一　若是章。便應有若干句。若是句。便應有若干字。今西廂記不是一章。只是一句。故並無若干句。乃至不是一句。只是一字。故並無若干字。西廂記其實只是一字。

三十二　西廂記是何一字。西廂記是

一無字趙州和尚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是此一無字

三十三人問趙州和尚一切含靈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却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四人若問趙州和尚露柱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五若又問釋迦牟尼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六人若又問無字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七人若又問無字還有無字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八人若又問某甲不會趙州曰你是不會老僧是無西廂記是此一

無字。

三十九、何故西廂記是此一無字。此一無字是一部西廂記。故

四十、最苦是人家子弟。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若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一、最苦是人家子弟。提了筆胸

中尚自無有文字若提了筆胸中尚自無有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二趙州和尚人不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不知道有個無字

四十三趙州和尚人問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他也不記道有個無字。

四十四西廂記正寫鶯鶯一篇時他

不知道借廂一篇應如何正寫借廂一篇時他不知道酬韻一篇應如何總是寫前一篇時他不知道後一篇應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只顧寫前一篇

四十五西廂記寫到借廂一篇時他不記道驚艷一篇是如何寫到酬韻一篇時他不記道借廂一篇是如何

總是寫到後一篇時他不記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盡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又只顧寫後一篇

四十六聖歎舉趙州無字說西廂記此真是西廂記之真才實學不是禪語不是有無之無字須知趙州和尚無字先不是禪語先不是有無之無字真是趙州和尚之真才實學

四十七西廂記止寫得三個人一個是雙文一個是張生一個是紅娘其餘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馬將軍如歡郎如法聰如孫飛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筆半筆寫俱是寫三個人時所忽然應用之家伙耳

四十八譬如文字則雙文是題目張生是文字紅娘是文字之起承轉合

有此許多起承轉合便令題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題目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間所用之乎者也等字

四十九譬如藥則張生是病雙文是藥紅娘是藥之炮製有此許多炮製便令藥往就病病來就藥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炮製時所用之姜醋

酒、蜜等物

五十、若更仔細算時、西廂記亦止爲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若使心頭無有雙文、爲何筆下却有西廂記。西廂記不止爲寫雙文、止爲寫誰。然則西廂記寫了雙文、還要寫誰。

五十一、西廂記止爲要寫此一個人。便不得不又寫一個人。一個人者、紅

娘是也若使不寫紅娘却如何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寫紅娘當知正是出力寫雙文

五十二西廂記所以寫此一個人者爲有一個人要寫此一個人也有一個人者張生是也若使張生不要寫雙文又何故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又有時寫張生者當知正是寫其所以

要寫雙文之故也。

五十三、誠悟西廂記寫紅娘。止爲寫雙文。寫張生亦止爲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無暇寫他夫人法本杜將軍等人。

五十四、誠悟西廂記止是爲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是不許寫到鄭恒。

五十五西廂記寫張生便真是相府

子弟便真是孔門子弟異樣高才又異樣苦學異樣豪邁又異樣淳厚相其通體自內至外並無半點輕狂一毫奸詐年雖二十有餘却從不知裙帶之下有何緣故雖自說顛不刺的見過萬千他亦只是曾不動心寫張生直寫到此田地時須悟全不是寫張生須悟全是寫雙文錦繡才子必

知其故

五十六西廂記寫紅娘凡三用加意之筆其一於借廂篇中峻拒張生其二於琴心篇中過尊雙文其三於拷艷篇中切責夫人一時便似周公制度乃盡在紅娘一片心地中凛凛然侃侃然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寫紅娘直寫到此田地時須悟全不是寫

紅娘須悟全是寫雙文錦繡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七、西廂記亦是偶爾寫他佳人才子。我曾細相其眼法手法筆法墨法。固不單會寫佳人才子也。任憑換却題。教他寫他俱會寫。

五十八、若教他寫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師。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

無數孤忠老臣滿肚皮眼淚來我何
以知之。我讀西廂記知之
五十九若教他寫王昭君慷慨請行。
琵琶出塞。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
無數高才被屈人滿肚皮眼淚來我
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若教他寫伯牙入海成連徑去。
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無數苦心

力學人滿肚皮眼淚來。我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一、西廂記。必須掃地讀之。掃地讀之者。不得存一點塵於胸中也。

六十二、西廂記。必須焚香讀之。焚香讀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六十三、西麻記必須對雪讀之。對雪

讀之者資其潔清也。

六十四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好麗也。

六十五西廂記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一氣讀之者總攬其起盡也。

六十六西廂記。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讀之。精切讀之者細尋其膚

寸也

六十七、西廂記。必須與美人並坐讀之。與美人並坐讀之者。驗其纏綿多情也。

六十八、西廂記。必須與道人對坐讀之。與道人對坐讀之者。歎其解脫無方也。

六十九西廂記。前半是張生文字。後

半是雙文文字。中間是紅娘文字

七十、西廂記是西廂記文字。不是會眞記文字

七十一、聖歎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

七十二、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天下萬世才子文字不是聖歎文字

七十三西廂記不是姓王字實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歛氣讀之。便是我適來自造。親見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裏恰正欲如此寫。西廂記便如此寫。

七十四、想來姓王字實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廂記。他亦只是平心歛氣向天下人心裏偷取出來。

七十五、總之世間妙文。原是天下萬世人人心裏公共之寶。決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七十六、若世間又有不妙之文。此則非天下萬世人人心裏之所曾有也。便可聽其爲一人自己文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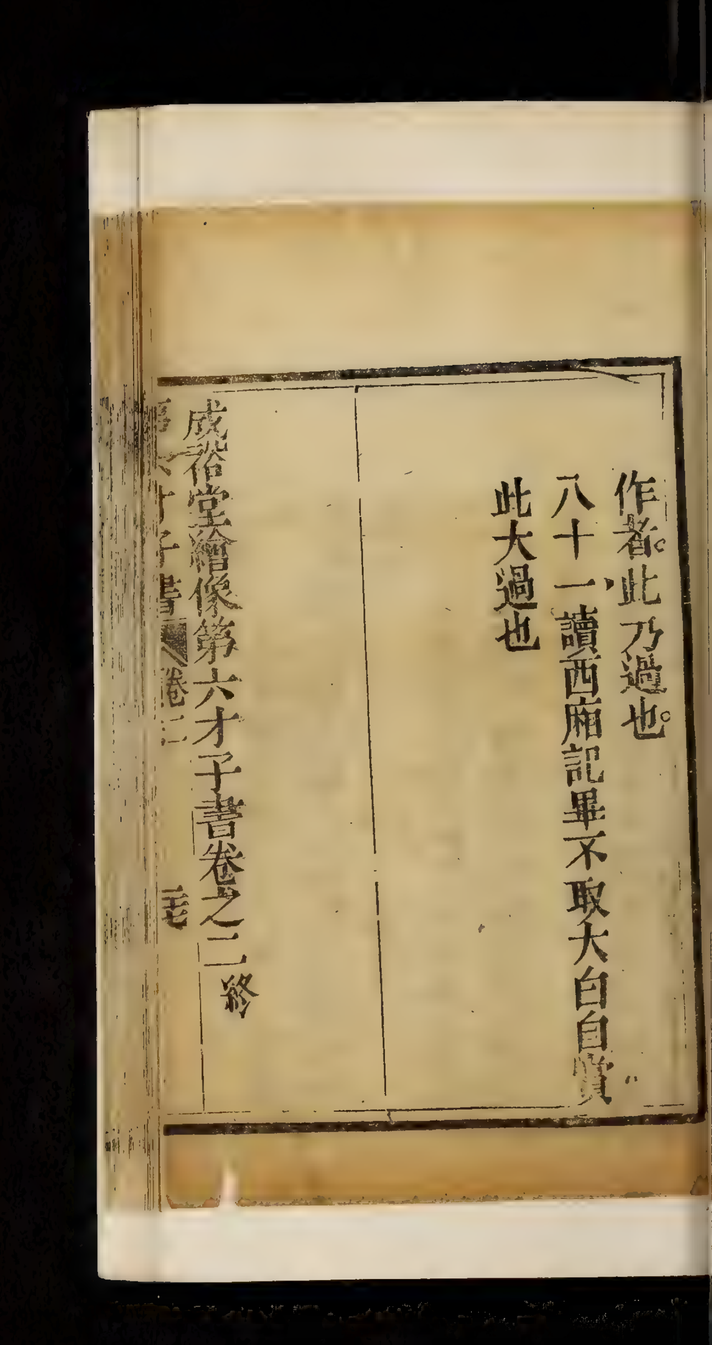
七十七、西廂記。便可名之曰西廂記。舊時見人名之曰北西廂記。此大過

也。

七十八讀西廂記便可告人曰讀西廂記舊時見人諱之曰看閒書此大過也。

七十九西廂記乃是如此神理。舊時見人教諸忤奴於紅氍毹上扮演之此大過也。

八十讀西廂記畢。不取大白酬地賞



作者此乃過也。

八十一讀西廂記畢不取大白自賞

此大過也

成裕堂繪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二終



聖歎外書

會眞記

唐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宣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

有淫行耳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値何以言之太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

太捺滿人崔氏之家[illegible]
罔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illegible]
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將侯[illegible]
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餘是戢
鄭厚張之德甚因飭餼以命張中堂宴之
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
屬師徒大潰貨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
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

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

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

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踰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

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
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
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
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
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
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

耶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

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
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
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
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
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
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
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
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

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

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裀席而已是後又十
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
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
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
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
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
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
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

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劄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

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
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
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
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
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
旣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
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

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

裝點耳代天子作叙京中詩書之化之道固
在僕安但恨僕陋之人承以堅兼命也迦
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
失於韻譜之下或勉爲笑謔周曾自遣意
不語者乃至燕饗之間亦多敘感悶鬱憂
之日無聊以消情緒直是老尋精神嘗恭綠舊稿
已歸臨午夜卿燈而思之甚適一非拜謹
傾臉暮歲長安行樂之地獨緒華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綵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

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繇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

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遥
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竹鸞歌
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
金母雲心捧玉童夏深人悄悄晨會雨濛
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
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
遊雒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
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

花雪登林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蘂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遇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鸞還歸雒吹簫亦上嵩衣

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遠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

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顔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

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
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
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
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
者欲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
九月執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語及
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歌以傳之歌撒

李集節

宋王銍云。嘗讀蘇內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亂軍。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

本然緜昧微之所敘及考于傳者則與
李諮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于義
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
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
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
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
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
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
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
韋叢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
為校書郎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
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
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則鶯鶯者乃
崔鵬之女于微之為中表非特此而已
樊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
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及自有鶯

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隱雙文，意謂之鶯字爲雙文也，并書于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檣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于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于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見而不同，如疣棄之在懷，必欲討閱歸于一說而後已。甞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是當時

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挑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微之所遇合雖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應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于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云唐范攄云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

小名憐汝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為君營葬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後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鎭武昌是時中門外權德輿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異常旨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却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鶯遷古木朱履陟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忝

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王楙云古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句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許渾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
王楙又云張先郎中子野能為詩年已八十家猶畜聲妓子瞻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按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子

蕭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跡與人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于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之者皆有所祖南唐馮延巳詞燕歸時羅幕捲鶯鶯啼處燕[illegible]堂亦以鶯鶯燕燕作對按郭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恒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眞記雖謂鶯鶯委身于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于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

陶宗儀云余向在武林日於友入處
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
[illegible]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煙宜采
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
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
三月銜命陝右道出于蒲東普救之僧
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支遺照
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能意并
登徒子之用心追將勉情鍾終始之戒
仍綴四十言使好事者知伯勞之歌以
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宜
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
顧市鬻雙鶯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
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絹裝玉質邀
巡而前日在玩雙鶯圖雖佳并君乙席
當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鶯名完古今顧

託君爲重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
訪忍主人攜鶯圖求且四軸余意靡人
鶯鶯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
有詩西卜宇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
卯出藺東晉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眞
十洲種玉大註宜之題畫詩書皆絕人
昂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羣官吏環視
冂縮不日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
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邪
抑名不朽者隨神邪遇合有定數邪余
嘗謂閨雅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
琴心擘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非詩
書道廢文夫弟學況女流邪故近世非
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
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
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

宜之者，益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還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四十一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其一百五十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易氏趙公侍制雖見而愛之，就爲錄文于上

附古艷詩二首 元稹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

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　元稹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雜思詩五首　元稹

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謾篸綠絲叢。須

曳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縵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
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
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
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

日江頭兩三樹可憐葉底度殘春

春曉　元稹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狌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來曉寺情

古決絕詞　元稹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

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抛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旣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噫春冰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于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于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笋在籜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

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攬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

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二辨。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人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別。

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
色漸曈曨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
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
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詩五首 元稹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
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

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歡韆。
寒輕夜淺繞廻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
得雙文朧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簷。憶
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
得雙文移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　元稹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
閑坐更無聊曉月行看墮春酥見欲銷
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感事詩　元稹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白頭方見絕
遙爲一沾衣

憶事詩　元稹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遶行廊又獨眠明

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

夢遊春詞 元稹

昔君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淺漫溪。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池水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

漸到蓬萊闕徘徊[illegible]宿中[illegible]
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餠紫金錢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
嬌娃睡猶怒簾開侍見起見我遙相諭
鋪設繡紅茵施張鈿粧具潛褰翡翠帷
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
汗粧蓮委露叢櫳白葉髻金蟬蓮蕊履

紕軟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妍脂粉薄
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
無繇重沿泝結念心所期。反如禪頓悟。
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
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
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

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彝玉珮遡。
高松女蘿附。華門正金盛。出入多歡裕。
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軺。廣樹舞葳蕤。
長筵賓雜沓。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
秋月炤潘郎。空山懷謝傅。紅樓嗟壞壁。
金谷迷荒戍。石壓破欄杆。門摧舊桂栢。
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悰緒竟何如。
棼紗不成絇。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

重壁盛姬臺。青塚明妃墓。盡委窮塵骨。
皆隨流波注。幸有古如今。何勞縑比素。
况余當盛時。早歲諳時務。詔冊冠賢良。
諫垣陳好惡。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
寵榮非不早。邅回亦云屢。直氣在膏肓。
氛氳日沉痼。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
忤誠人所賊。性亦天之付。乍可沉爲香。
不能浮作瓠。誠爲堅所守。未爲明所措。

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美玉琢文壇。
良金塡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譸鑄。
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
誰能遠相顧。時來既若飛。禍遠當如鶩。
曩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努力去江陵。
笑言誰與晤。江花縱可憐。奈非心所慕。
石竹逞姿豔。蔓菁誇畝數。一種薄地生。
淺深何足妒。飾葉水土生。圓圖木中住。

濁水注葉中君看不相污

和微之夢遊春詩百韻　白居易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吾不敢不使吾子知子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悟則已

若悔于此則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悔于妄則宜歸于眞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反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歸于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

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
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
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維
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徵之微
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
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悦若有所遇。
似愜平生欲因尋舊瀨水漸入桃花谷

到一紅樓霧靄之看不是池流渡滸[illegible]
草嫩蹋綠蘼。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
轉行深深院、過疊重重屋。烏龍臥不驚。
青鳥飛相逐、漸聞玉珮響。始辨朱履躅、
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
蓮艷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氤氳蘭麝馥。
風流薄梳洗、時世寬粧束。袒顛異文綉、
裙輕單絲縠、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蹙、

題六十二韻贈會眞詩

帶纈紫蒲萄。袴花紅石竹。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帳垂翡翠帶。被解鴛鴦襆。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半擁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唇素指勻。粉汗紅綃撲。心驚夢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委獨栖禽。劍分連理木。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黷。京雒八九春。未會花前宿。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

鑾歌不重闢屏光從茲卜章門女滿貴、
裴氏錫賢淑、羅縷夾花燈、金鞍潛綃轂、
既領南國貅、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
潘楊意方睦、新修復信第、初食尚書祿、
九醞備聖賢、八珍為水陸、秦家重蕭史、
彥輔憐衛叔、朝餞錦獨盤、夜醪傾百斛、
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酲
朝歡俄枕麯、飲過君子爭、甚將軍酷

臨酊歌鷓鴣顛狂舞鴝鵒月流春夜短
日下秋天速謝傅隙過駒蕭娘風送燭
金彫葬花折半死梧桐禿闇鏡對孤鸞
哀猿留寡鵠淒涼隔幽顯冉冉移寒燠
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提携小兒女
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櫪空無厩馬水涸失池鶩搖落廢井梧
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

舞榭綴蠨蛸歌梁聚蝙蝠嫁分紅粉妾
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哭毋嘆
心期正蕭索宦序仍拘蹁懷策入崤函
驅車辭郟鄏逢時念旣濟聚學思大畜
端詳筮仕蓍磨抵穿楊鏃始從讐校職
首忭覓艮月一拔侍瑤池再陞紆繡服
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奉封章
清明操憲牘鷹鸇中病下豸角當邪觸

糺謬靜東周。由寃動南蜀。危言詆閹寺。
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鈎。乍能折爲玉。
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
何曾虞禍福。車摧太行路。劍落豐城獄。
襄漢問修途。荆蠻指殊俗。謫爲江府掾。
遣事荆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扑。
簿書長自領。縲囚每親鞫。竟日坐官曹。
經旬曠休沐。宅荒渚宮草。馬瘦畲田粟。

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
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爪牙縮、
行看鬢間白。誰勸杯中綠、時傷大野麟、
命問長沙鵩、夏梅山雨漬、秋瘴海雲毒、
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
是我心所蓄、既去誠莫追、將來幸前勗、
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
無令念將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

艷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佳偶、
頃刻爲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
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長、
歡榮剎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符當局、
膏明誘闇蛾、陽欲奔癡鹿、貪爲苦聚落、
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廻生死輻、
塵應甘露灑、垢徃醍醐浴、障要智燈燒、
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衄、

決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

題會眞詩三十韻　杜牧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牆花颯颯、透戶月朧朧、暗度飛龍竹、潛挨舞鳳桐、

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門輕漠漠、花氣淡濛濛、

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綰龍、無言欹寶枕、靦面對銀釭、始射離仙闕、姮娥降月宮、

精神絕塞北、顏色冠蒲東、密約千金值、
靈犀一點通、脩眉蛾綠掃、媚臉粉香蒙、
燕隱鶯香蹙、蜂藏巧藥叢、留燈歪繡幕、
和月鎖簾櫳、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
笋拋纖玉軟、蓮襯朶頤豐、笑吐丁香舌、
輕搖楊柳躬、未酬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幽會愁難載、通宵意未窮、錦衾溫未暖、
玉漏滴將終、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

樹交連理蓮並蔕結合歡。同烟篆消金獸。
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曈曨。
別淚傾江海。行雲截華嵩。花鈿留寶鴈。
羅帕記新紅。有夢思春草。無因聚笠蓬。
傷心懲別鶴。停目送歸鴻。厚德難酬報。
高天可並沖。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春詞酬元微之 沈亞之

黃鸎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

入手暖裁衣數片片輕花落剪刀。

鶯鶯歌　李紳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緑窗嬌女字鶯鶯。金雀鴉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甲如雲屯。家家玉貌好泥

士少女婿喪愁殺處。出門走馬街頭見
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窗
中抱女撥金鈿。鈿華不顧欲藏艷。玉顏
轉瑩如神仙。此時潛郎未相識。偶住達
館對南北。潛數惆悵阿母心。爲求白馬
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
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
餐。千言萬語對生意。小女初笄爲姉妹

丹鼓寸心攤[illegible]此寫在紅箋方寸緘銜
與春風住也[illegible]仿彿隨風絲揚碧窗中
睛讀人不似[illegible]剪破紅綃裁作詩還怕香
風易飄蕩[illegible]今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
合隱語[illegible]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
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路。

懷永堂繪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終

